

## 煉

工作室裡只有他和我兩人，悶熱的夏季，知了在外頭不耐煩地叫著，我坐在一隅等待著，窗戶是密閉的，大概是怕陰在一旁的土被風乾吧。窗戶上緣破了一個小洞，微微地風從那個洞擠入，而後又消散。

他用偌大的手搓揉著昨夜篩下而混著水的泥土，他的手臂上泛著光，頭上的汗順著堅毅的眉毛、臉龐而滴落下桌面，他專心地用手勁將土往前推平，再拉回搓成一團，再從不同的方向壓平，不斷地重複這些動作，他背上的衣服緊緊地貼伏在他的背上，因為汗的關係，透著窗外微微射進來的光，可以看見他朦朧而結實的肌理。

「很像揉麵團哩！」我坐在一旁看他繼續使勁地揉著土。

「可惜不能吃。」他漲紅著臉說著，不時地將空氣自土裡推出，整個土結實的疊在一起，陽光漸漸地延伸慢爬到他的手臂上。

他停下動作大口喝著桌上的水邊擦拭著汗，光停留在土團上，那土看起來像是蓄積他的力量似地立在桌上反射著光。

無風地悶熱工作室裡，休息時的他看起來像是其中的一幅作品，安逸、從容、內斂。

「做完了嗎？」我問。

他抿著嘴搖搖頭，淘氣的模樣像極了永遠長不大的小孩，他將垂在手腕的襯衫挽了上來，在桌上拿起棉線將土一片片如土司般的切下，均等而厚實，他深吸一口氣，將切下的土全往內雜揉在一起，他的手力再由內往外推，那土上的手推紋路看上去像極了菊石般。

「這是菊紋揉土法。」彷彿一朵菊花烙印在土上，看得出來這是最後的動作了，他的手力逐漸放輕，而土漸漸成爲圓錐狀。

「好啦！」他自信而又帶點驕傲地說。

悶熱的天氣更讓人覺得口渴，說不出半點話來，但終究硬擠出放在心裡的話語來：「你不升學了嗎？」

他輕挑了眉毛，聳聳肩彷彿一切都無所謂般：「這樣不是很好嗎？」他摸摸桌上的土。

「都要聯考了耶？你不知道嗎？」外頭的知了不斷地鼓譟，讓夏天更熱，我怕他沒聽到，大聲地吼著。

他靜靜地將窗戶拉開，風一下全鼓了進來，他的髮絲在風中飄揚著，那一瞬間，我才明白，原來，我們所要走的路終究是不同的阿！知了繼續地叫著，我怕他的回答和反應，匆匆地跑離工作室，從樓下往上抬頭看，他在二樓繼續望著遠方，那是我所看不到的景色。

我專心地看著自己的路往前跑去，我要讓他趕不上我，那時啊！知了叫著：「知了？知了？」我想他不會知道儘管年輕，付出的感情始終是真的吧！

考完聯考，我找到自己的方向，而他也是，據其他同學說，他要去學陶，不

讀書了。

很多同學七嘴八舌的笑著說：「那麼好！大少爺果然不一樣！可以不用讀書，捏捏陶，多輕鬆。」

我只敢在心理反駁著：「才不是這樣！」

手裡的成績單捏的緊，代他領了他那張慘不忍睹的成績單，他的工作室緊閉著。與其說是他的工作室，不如說是他舅舅的，一個陶藝家，出了國，用不到這裡索性全把東西都留給他，據他自己所說，他從國小就開始學做陶了。

我坐在樓下緊揪著那張成績單，要離開了喲！我心理想。大概會去台北吧！他從小巷子頭緩緩走過來，背著光，手裡提著一包塑膠袋，裡頭全是食物。

「如何！？」他笑著問。

「什麼如何！？」我站起身來拍拍沾在上的塵土。

「你的成績啊！？」他從立在門口一旁的盆栽土裡，挖出沾滿土的鑰匙，邊開門邊說道。

「你把鑰匙放這裡？」我驚訝地看著他問。

他只點點頭，「你還沒說你的成績如何！？」

「爲什麼不問你自己的成績。」我尾隨著他往樓上走，啪嗤啪嗤的聲響在樓梯間迴盪著。

他甩甩頭，笑著說：「我的成績那麼爛，想也知道！」

他這幾天剛做好的作品放在一旁陰乾，靜靜安逸地陳列在那邊，讓人嫉妒，碗、盤、杯子、筷子、筷架、湯匙……我瞄了一眼，冷冷地將他的成績單遞過去給他：「喲！你的成績單。」

他沒接過手，「送你！」。我賭氣地將他全揉成一團塞進自己的口袋。

他拿起箱子裡頭練過的土，「上次你不是說要玩！？」

我坐在一旁搖搖頭，看著他將練過的土放在轆轤上，我問道：「你真的打算這樣下去。」

他專注的看著轆轤上的土，將腳放在踏板上，用雙手將土全往下擠在一股的往上拉，旋轉中的土不斷地揉合，裡外的濕度黏性經由這個步驟會不斷地融合，以致於一致，那些土在他的手裡像是舞動的舞者般，不斷地交叉向上旋起，轉個圈，又依序降下，他靜靜地玩弄著手中的那塊土，冷冷地說到：「我又不是讀書的料，我想出國學做陶。」他將眼神全放在陶土上說著：「像我舅舅一樣。」

「神經。」我說，我們之間的距離不斷地被拉遠，他好像不再是我熟悉的人，他要去的那個世界真是讓人無法理解。

「你爸媽都不說什麼？」我問。

「如果你是我爸媽的孩子或許他們會開心一點吧！」他說一邊將土拉高，一個杯子已然成形，他用手由內往外做修飾，然後停下轆轤，用棉線將杯子的雛形自黏土中割了下來。

「那也好，這樣你就成爲我哥，我們就能一直在一起。」我靜靜地對著桌子自言自語似地說道。

高一下學期去到他家才知道原來他老爹是醫生，媽媽是高中老師，住的地方是離學校有一段距離的獨立別墅，高的圍牆將像是城堡的家包圍在裡頭，裡頭停了兩輛 B 和 D 開頭的名貴房車，一進門天花門高得差點讓人昏眩，嵌在牆上的電視以及音響設備都足夠讓人瞠目，他的房間在二樓，一進到裡頭大概有我家的廚房加上客廳那麼大，面對這樣與自己生活完全不相稱的地方好像愛麗斯來到神奇王國般，他的房間連接外頭的陽台，擺飾著一缸的蓮花和幾株精心設計的盆栽，他的房間櫥櫃裡頭擺著許多大小不一的陶藝品，初到他房裡的同時他炫耀似地說：「這裡的作品都是我自己親手做的。」那時，我只感覺自己渺小，除了讀書之外，我覺得自己……一無是處。從那時，便常跟他跑工作室，他專心坐著陶藝，而我讀著書，偶爾他見我流著滿頭大汗時便會將風扇打開，那嘎吱嘎吱的聲音，彷彿要將人的思緒一併捲入，我常常這樣望著他，看得似乎都一直是他堅毅的側臉，只有在他做一段落時，才會乖乖回到書桌前坐在我的身旁，應付著我讀點書，不論教他懂或不懂，他永遠只有一句：「嗯！」有天，他也說過同樣的話：「我想我爸媽不喜歡我，因為我成績很爛，如果你是我爸媽的孩子就好了。」

那時也是夏季，知了叫著，他整個臉伏在桌上，整個聲音哽咽，我緊張的不知如何安慰他，他卻趁我靠近他之時，一抬頭一個吻烙了上來，我傻了，知了在窗外聲嘶力竭地叫著：「知了」？我嚇得整個人往後彈，落坐在地上，他則是開懷地抱著肚子大笑著：「瞧你，緊張的。」

我想，我被他捉弄了。一股抓起桌上的書本全往書包裡塞，他卻又一件一件地將塞進的東西全掏了出來，夏天是青春的印記，卻不知怎麼感覺兩人好像就要分開，眼淚流下不知是爲了什麼原因，他嘴裡直說著：「對不起！對不起！」後來呢？我看著眼前的他，想問他去年的這時候的情形是否爲真？他說的是真或假？

「我想我會去台北讀醫。」現在的我冷冷地試探地問，事實上大抵也應該如此。

「嗯！」仍是他一貫冷漠無表情的回答。

「如果我真去台北那我們下次見面就不知道什麼時候？」我賭氣地說。

「至少這個暑假你都能來吧！」他抬起頭問。

「說不定，填完志願後要去註冊、要搬東西、要認識環境、還有雜七雜八的事一堆」對於未來的細節我也說不上來，只是把想到的全一口氣說完。

「這樣阿！」他嘆了口氣地說，手裡拿著鉋刀，將剛做好的碗放在削台上，順著碗的底部磨出一個高台，他吹了口氣，邊用手摸去沾在碗底的灰，「你什麼時候還會過來？」

我只聳聳肩，看著他的動作。我喜歡他的手指，看起明明偌大厚實，但動作卻又十足細心穩潔，喜歡兩人讀書累時併趴在桌上時，他的手有意無意的碰觸我的身體時的觸覺，感覺很柔和。

「做這些做什麼？」我隨口問問邊摸摸桌上上過釉的陶器。

他直直地望向我這邊，接著又低下頭，細心地拿著鉋刀修整著高台，「你什

麼時候去台北，至少來一趟！這些東西都是做給你的。」他說。

「神經。」每一個物品都被他的落下一個印章的痕跡，「這些東西去那邊買不就好了，而且帶過去說不定途中會弄壞。」

「成套的用比較好！我多做了幾個，多的你放在家裡，壞了還可以補。」他滿意地將剛做好的碗擱在桌上，說著：「我去到國外後，沒能陪在你身邊，總要留點什麼的，我才能安心。」

這時我才知道他是認真的，原來不是我要讓他追趕不上，而是他早已展翅就緒，準備離開這惱人的小島去了。「那還不如你留下來比較實在。」我隱含著所有怒氣抱怨著喊道。

「我想」他看了我繼續說著：「但我有自己的夢想」

那一瞬間，感覺他好大，大得像座山，把所有的陽光全遮去，我躲在陰暗的角落看著聳立的他，他不再是以前的那個大孩子，他是大人了，儘管只有十七歲，惱人的青春阿！知了彷彿抓著最後夏天的氣息嘶叫著：「唧唧」將整個夏天狠狠的劃破，我才意識到-原來我真的要和他分離啦！

我不再多說，只是撫著那些剛上過釉或還沒上釉的陶器，一件一件地摸過，感覺他手的溫度和觸感還在上頭。

「你教我做。」我拿起抓上一個看似簡單的杯子說道：「你也該留個在身邊。」他將手上的泥土拭去，抓起箱子裡一塊練好的土說道：「那教你一個簡單的。」我努力擠出笑容，「都可以啊！反正到時候是送你用的。」

他用棉線切下一塊約莫十五公分高的土，放在壓版機上，用手底敲了幾下，將土搥勻，再將布蓋上拉直，轉動轉輪劃了過去又壓了回來，陶土已成了片狀，他輕輕地用手拖住擱放在工作台上，他用長方版做模型割下一塊長條土。

「你在這兩邊」他指指長條土的寬邊「畫幾條刻痕，然後塗上泥漿，黏起來」他又指指桌上小杯子裡頭盛著的泥漿。

我照著做，他只是看，沒再動手幫我，手裡的長條土已圈成一個中空的圓桶狀。

「把他立在這邊！」他指著桌上的另一塊土版「然後順著邊緣畫出底部的輪廓，不要割太深以免斷掉」說完，手的方向指著刀片。

才剛劃好輪廓，他繼續指揮著：「把杯身拿開，在杯底的內緣一樣做一些刻痕，塗上泥漿，杯身底部也一樣劃上刻痕，塗泥漿，然後用力的接合。」他的拳頭用力打在另一隻手掌上，要那麼用力嗎？我狐疑地看著他。

他看透我的意思，恢復已往大孩子的神情，撇起了嘴，點點頭，更加用力的將拳頭落在手掌上。

我笑著：「扁了我不管。」

「扁了我也照拿著喝喔！」他認真地說：「每天。」

完成那些步驟，我用力將杯身立在底座，滿意地對他笑了笑。

「沿著邊緣割下來。」他說。

我跟著做。

他坐在邊側，我邊做著他教的動作邊看著他的側臉想著，如果他知道我喜歡他的事，他會怎麼樣？這杯子已經被鐵片漂亮的切割下來，我拿在手上，感受那厚實溫熱。

高三那年明明知道他不愛念書還是硬逼著他到學校圖書館來，他習慣先去打個球，讓自己流了一身汗，然後才趴在桌上自顧地睡著，一直到晚上九點便是我教他數學的時間，關於三角函數、因式分解，橢圓的公式或是機率的問題對他來說都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因為他打從心理就不願意接觸，也不願意學習，「聯考數學零分的人所在皆是嘛！」他那時是這麼說的。

「你希望自己是其中的一個嗎？」我轉動手中的筆，側著頭說著：「這樣我會難過的。」

「傻瓜」他說「我最少會考個兩分意思一下的啦。」

「要考那兩分也得要先把這題算會了再說，聯考必考題。」我指指桌上的數學學習題，只見他兩手摀著眼說著：「啊唉！我眼睛什麼都看不見了。」

「再不認真點我先拿手上這枝筆把你眼睛戳瞎。」我說。

九點多的操場，遙遠的光照在籃球場邊，許多人的笑聲和球落地彈起的聲音，不斷地隨著夏夜的風吹了進來，他放下兩隻手大聲地抗議道：「好啦！好啦！又不是我女朋友管我那麼多幹嘛？」

「那你自己讀吧！我先出去走走。」將做好的筆記推到他的桌前，步出圖書館前感覺數百隻眼睛往我這邊瞧，大概是自我意識過剩吧！還是加快了腳步走了出去，操場上散步聊天或聚坐在校園一旁的人還是很多，抬頭看看，沒有月亮的夜晚，星星隱藏在雲裡依稀可見，好遠阿！伸出手對著天空的星星抓啊抓，連自己都覺得可笑的舉動，什麼都抓不著的吧！

「做什麼？！」他從背後出現，逕自的坐在一旁。

「你又不是我女朋友問我那麼多幹嘛？」我望著天上的星星不服輸地說著。

「呦！生氣了？」他兩手插著腰，奴著嘴張大眼睛的直盯著我。

「沒生氣。」我說。

七里香的季節，白色的花在夜裡微微發著光似地一朵一朵地盛開，香味隨著風飄送過來，他伸了懶腰，接著便把手搭上我的肩，「我說你阿，別那麼愛生氣，你也知道的，我現在只能靠你啦！今天打球打得有點累，讀不下去嘛！」

我沒正眼瞧他，只是看著夜裡的星子，雖然看上去都離得極近，但它們之間的距離卻好遠好遠，遠得可能十輩子都無法從 A 星球到 B 星球，突然有點羨慕起小王子，可以去那麼多星球。

他將我摟得更近些，「你今晚那個數學筆記借我吧！我保證一定會好好讀的，明天你問我，保證都會。」

我將他搭上我肩膀的手拉開，斜著頭問著：「那如果不會的話又如何？！」

「隨便你諾！」他聳聳肩一副輕鬆自在的樣子。

「隨便我什麼？」我問。

「什麼都隨便你阿。」他合掌在胸前說著：「我的大少爺別生氣了吧！」

學校的廣播適時的響起提醒學生還有十分鐘就要離校，我站起身：「走吧！大少爺是你才對吧！我的大少爺，快把東西收拾一下，回家嚕。」

校園的路燈將我和他的背影拉得極長，我走在他的背後一步步踩著他的影子，卻怎麼也踏不牢，他轉過身來問：「做什麼阿！？」

「玩踩影子遊戲阿！」他停下腳步我的腳穩穩地踏在他影子的頭上：「聽說啊！只要在半夜十二點踏住你喜歡的人的影子，他就也會喜歡上你。」我試探性地說。

「咳咳～」他假裝咳嗽似地清清喉嚨，繼續說著：「大少爺，一呢！現在不是半夜十二點。二呢！我不是女的，你踏住我的影子也沒用喔！趕快走啦！」他的腳步往前，我趕了上去。

兩人收完書包，隨著人群走出圖書館，「這樣一起讀書的日子不多了喔！」我看著他說。

「早點擺脫掉這鬼日子才是真的」他打了個哈欠慵懶地說著：「好想只專心做陶。」

「真的有好玩到那樣嗎？」

「那你週日來，我帶你去挖土。」他一說完，我腦海中浮現的便是大熱天頂著太陽的模樣，光是想像就叫人受不了，還來不及推延，他繼續接著說：「放自己一天假，算我求你吧！」

腦海中還在盤算，自己隨口說：「那先看你明天的數學考得如何阿！」我晃晃手中的筆記本交到他厚實的手中，「記得阿！明天若有不會的話怎麼樣？」他撇著嘴聳聳肩回答「隨便你」

「記住你自己說的話阿！至於週日的事我考慮考慮。」我說。

「嗯！」他的聲音聽起來極有把握似的。

隔天他的數學仍是掛零，平他自己的紀錄，真搞不懂怎麼會有人數學差到這種程度，連計算的過程都寫得一清二楚，也告訴過他哪裡一定會考，只要注意一下題目的變化，他拿著考卷搖搖晃晃地走到我的位置邊「我好像生病了耶！」他撒嬌地說。

我看著自己手中的書本回應著：「你生的病一是懶惰病，二是笨蛋病，兩種都是沒得醫的。」

「我回去真的有看阿！」他認真地看著我說道，這種表情是他少有的，原本還誤會昨晚回去後他一定把筆記丟在一旁，逕自的睡自己的大頭覺，沒想到他竟然會看書？

「看了還考零分？」我小心翼翼地問，怕一不小心傷害到他的心，而讓他對數學更沒信心和興趣。

「回到家洗過澡我把書墊在枕頭下睡」才聽到這，我知道果然，這小子就是這付德行「等等～等等～」他急著辯解著：「睡覺時都夢見我在算裡面的數學題目，每一題都會喔！想說今天考試一定沒問題了，誰知道...」

「誰知道又多掛了顆鹹鴨蛋，記住你昨天的話阿！」我撇著嘴笑著說。

「嗯！記得啦！那你要怎麼樣？」他問。

「先欠著以後再說。」我在筆記本中記下這一筆，將紙筆拿給他。他看看筆記紙，邊簽著自己的名字邊問：「好啦！大少爺！那週日的事哩！？」

「週日就去吧！你要是害我考不上醫科你就死定了」收過他簽下名字的筆記紙-那張永恆的諾言順勢回答著，他的臉上堆滿了笑容，零分的數學成績彷彿跟他無關，這就是青春嗎？！

他坐在工作室前等我，兩腳懸空搖晃著，嘴裡哼著不知名的曲調，聽起來熟悉卻又說不上名稱來，我在巷子這一頭已經看見他，他兩腳一併從矮牆上跳了下來，兩手一伸腳並攏，我已到他的面前。

「十分。」他昂首說。

「十分。」我笑著應和。

「遲到了喔！」他邊發動著機車邊說著。

「要在聯考前陪你出來昨天還得熬夜讀書」跨坐機車上，屬於他的味道順著風吹了過來「要去哪裡挖土！？」我問。

機車前擺一把鐵鏟和一個袋子「去...」他手胡亂比個方向，最後停在學校方向再過去一點的地方，那裡有一排小小疊宕的小丘陵，他的舊野狼停在一條上坡路徑底端，臨著河床，小河在右邊湍湍流著，河邊長滿了野花野草，小徑旁的菅芒花也早就高過一個人頭。

「荒郊野嶺。」我提高鼻音說著，朝下望去那裡就是我們的小鎮，學校在小鎮的中心位置，那時要高中聯考時，父親硬要我去考北部學校，連借住的親戚家都安排妥當，一切彷彿一個熱鬧而華豔的宴會，最後因為我的一句：「我想讀這裡的就好。」而開始了一場場的革命，母親祖母站在我這邊，她們也捨不得我離開，父親伯父直在腦海中替我扮演狀元郎的形象。讀書到半夜，爸媽的房裡常出現切切地低語，那悶住似的聲音還是不斷地從牆的那頭傳遞出來，我只得不斷地口語著：「生物的演化過程從.....」來阻斷他們的壓抑的吵鬧聲。

他在我的身旁我才能感受到那真實的存在，他將褲腳挽上膝頭，左腳抵著右腳跟頭將鞋子硬推了出去，光著的右腳丫也將左腳的鞋如法炮製一般。兩雙鞋執神杯似的倒落在路旁，他手拄著鏟子愉悅地看著我：「嗯嗯！？」一派的輕鬆自然。

我選在一旁突出的石頭上，慢慢地將鞋子脫下，安分地併排在一起，再將他一旁的鞋同整齊的放在一旁，像是相依偎的兩人。

自己怕地上的小石頭刺痛了腳，踮著腳尖到他那，「怎麼做？」我問。

他手比了比身後的小丘陵，說著：「後面的土比較紅做出來的陶比較烈、比較剛毅，再過去一點的地方」他指了更遠的地方說著：「那邊的土雜質較多，但質地軟，塑性高，做出來的東西比較溫暖。」他邊說手裡邊比劃著。

「那現在呢？」河流吐出咕嚕咕嚕的聲音從一旁的河道滾了過去，這個河川的出口是村落鄰近的海。

他將鏟子深深地插入突出的土壁中，用力將桿子頂端做成出力點，一大塊紅

色的土便落了一地，裡頭的土紅得嚇人，像是從土壁裡滲出血般的顏色，原本覆蓋土上矇了灰及其他的塵土，顏色看上去像是褐色，若和裡頭的土擺在一起，完全會讓人聯想不到。

「那個。」他用手比了比袋子，我仍踮著腳尖小心翼翼地避開小石子再幫他將袋子撐開，好讓他將土剷進去。九點的太陽將人曬得眼花，汗水不斷滲出，他的臉上也盡是汗珠，他才剛用袖子擦乾，挖個兩下，汗珠彷彿一切都沒發生過的又出現在他的臉上。

「呼！好多土。」他鬆了一口氣，終於停下動作，將上衣褪去成了毛巾擦拭著臉及肌理分明的身體。他的身體散發出的不似一般同學那種屬於高中生的氣息，而是成熟的危險的訊號，他像是一隻成年公獅子般的強壯，毛髮旺盛，精神抖擻。看著他經過運動而煉出有力蝨蟠的軀體，想起了自己每晚從浴室鏡裡反射出自己乾癯而小的身材，在他身旁更顯得像是小猴子般。

他將濕透的衣服攤在機車上，再將袋子緊緊地捆好一把抬起放在機車上。我注視著他的一舉一動，他似乎意識到我的眼光，撇過頭來咧大了嘴笑著：「玩水啊！」他手比比旁邊的河流。

小時候，家裡的人會一而再、再而三的叮嚀說著：「這河，不乾淨喔，每年都會淹死人的，你可不要跑去那邊玩水喔。」從那時起，我就只敢立在岸邊看著泡在河裡的朋友同學笑著、玩著、吵鬧著，頂多把腳伸進去河裡泡泡涼，但通常不用五分鐘，常常過敏的感覺有人在扯我的腳似地，而急著將鞋子穿上再離岸邊遠遠地看著他們。如果要我寫出關於我的童年，我大概只能描寫我對水的深刻恐懼。

他的身子已經一半浸在河面上，他將身子又往下沈些，故意地亂揮舞著手大喊著：「救命阿！救命阿！」

「神經。」我坐在一旁不理會他，我的表哥，在我四歲他五歲那年，死在另一條大人傳說中有水鬼作祟的河裡，家祭那天，黑白照片中的他似乎一直對我笑著，那微微張開的嘴似乎喃喃說著：「這不可怕喔！要不要一起來玩阿？」那一天我一直哭著，回到家裡甚至發起了高燒，一直到祖母請來到是收驚化解才結束這一切，一直到現在我有時仍會夢到當時的情境，表哥，河流，笑容，揮舞的手腳，不斷的組合記憶的片段。

他發現自己無聊的舉動引發不了我的興趣，慢慢地靠上河邊，「一起玩？」他的手扯著我踢著河水的腳，就像是小時被拉扯的感覺，我嚇得將腳急縮回。

「怎麼嚕？」他也緊張地問。

我睜大眼看著他，彷彿就要想起些什麼，卻又什麼都想不起來，只有不斷的恐懼一直延伸，他從河裡爬了出來，濕漉漉的身子像是從河裡要來索命的水鬼一樣，身上滴下的水在河邊順著他的腳步滴落成一條線。我發了呆似地看著他。

「喂！」他的聲音硬生生地被擠入耳內。

這才讓我回過神來，他的臉靠得我極近，連鼻子吐出的氣息都熱呼呼的襲上我的臉，我後退了兩步，成熟而又危險的氣息，「沒什麼。」我說。



「沒事就好」他抖抖頭髮將依附在髮上的水珠灑落，「我還以為你中邪了。」

「神經。」我淡淡地說。

他跨上機車，拍拍後座說著：「走吧！」

我看著一身濕透的他，「會把我弄濕啦！」我抱怨著。

「現在不濕等會依舊要濕的」他稍微加了些油門讓車子往前駛了些「走不走阿？不走的話自己慢慢『步輪』回去嚕！」

不甘心地才剛坐上車，他一加速，自己便重心不穩地撞向他的背。

「抱緊阿！現在是飆車時間。」他將我的手拉向他的腰前好讓我環抱著他，我的身子前傾著，把頭輕靠在他微微被風吹乾的古銅背上，風從他的兩側吹過，知了的叫聲從山的一頭一直延伸到另一頭，秋天，還好遠呵。

一停下機車，他將袋子抬到一旁，赤裸的上身反應著陽光讓人不敢直視，古銅黝黑像是捏塑出來的陶藝品一般，充滿著古樸、厚實、沈穩、溫熱的感覺，立在陽光下的他，彷彿一尊大型作品，他笑著說：「等會還有功課喔。」接著從樓梯旁的工具儲藏室裡拿出篩子和幾個大鋼盆。

我微微皺起眉頭「不是直接把土拿來做就好了啊？」

他繼續搬著其他的工具邊說著：「要先選土，再篩過然後加水充分雜揉，最後還要經過煉土的過程。」

「這麼複雜阿！」我低聲抱怨著，原本還打算挖個土就趕緊回去繼續複習功課的呢！

「也沒想像中的複雜啦！開工吧！少爺。」他邊說著邊將袋子打開封口。風從丘陵的方向吹了下來，風大得彷彿要將兩人吹散似的，將地下的工具吹得作響，鏘鏘鏘鏘。他用腳抵住地上的鋼盆，將篩子遞給我，他用杓子盛起一盆土「我倒土，你篩，夠 EASY 吧！」

那腥紅的土一點一點的灑下來，像紅雨，很快地將大鋼盆淺薄的覆蓋一層，紅雨落個不停，風勢仍是一樣，怕土被吹得四散，所以用身子擋住風。

「你好小。」他揶揄地笑著說。

我繼續手上的工作，左右晃動著篩子把土篩過那細小的孔邊說道：「男人最忌諱別人說他小。」我瞥了他一眼繼續說著「你才小，像個小孩子永遠長不大，老是要別人替你擔心。」

「是喔！？」他直直盯著我問「你擔心我喔？」

「白癡.....」

兩人不再多說，靜靜地看著紅雨逐漸高漲，一直到太陽將兩人的影子直釘在腳底下成一圓點，地上已擱了三個八成滿的鋼盆。

「呼！休息嚕」他伸了個懶腰，將鋼盆推到儲藏室裡「先去吃個飯吧。」他將車上早已乾透的衣服一股套上，動作迅速的將用具全堆了進去。他大步的邁著腳步轉過街角，一瞬間，這個鄉鎮變得陌生起來，我才意識到我們兩人這樣曖昧不明的關係絕對不會長久的，原本就是不同世界的人啊。

午飯回來，他加了一桶水入鋼盆內，將袖子挽了起來，露出黑而精壯的手臂，

他不斷地搓揉將水全雜入土內，漸漸地那一盤散土成了一團，他的雙手不斷地交錯，再交錯，我蹲在一旁看他認真地做著。

「爲什麼不用裡面那一台練土機來練土？」我曾經看過他將土放進去那機器裡頭，那機器彷彿張大嘴的怪獸般將土不斷地攪進去他機器胃裡頭，經過它長長的消化過程後成圓桶狀地出來，只要將這個過程重複三四次，最後再經過抽真空將土裡頭的空氣都抽出來就算 OK 了，但現在的他卻捨棄那機器練土的方便而致命的揉著土。

「我希望這土有我的生命力。」他的汗滴入土內全和在一起，那土逐漸被他揉得發亮，漸漸地，他的手勁朝著同一個方向，那土又逐漸綻開一朵菊花，如果這時就讓那形狀擱置在那，然後埋在地底下經過一萬年，之後的人們若挖掘出來一定會覺得這是一件藝術品。他將所有的土堆都揉成圓錐狀放置在工作室內的箱子裡，據他所說，土放得越久，細菌滋生的越多那麼土就越有黏性，至少到目前爲止是告一個段落了。

我躺在工作室角落裡的床上，對著他喊：「下次別找我做這種苦差事了啊！都快聯考了，還陪你玩這種堆泥巴的遊戲。」

「是是是！我的大少爺。」他揮著臉上的汗，將旁邊的工具和雜物慢慢的整理好。

「我先睡一下，晚點一起算數學啊！」我撇過身說著，昨晚凌晨才睡，今天又太早起床，加上做了過多的勞動，夏風從窗邊洩了進來，把整個睡意都瞞了上來，只聽到他說：「我先去沖個澡。」步入夢裡頭前依稀聽到蓮蓬頭西哩嘩啦的水聲，細細地迴盪在這工作室裡，有他在的空間一切都讓人覺得很安心，讀書、父母的期望、聯考之類的都好像長了翅膀飛了好遠似的，讓人睡得很沈。

睡夢裡，夜晚的海邊點滿了火把，螢螢的火焰隨海風搖曳著，像鬼火般，一個跟我們差不多年紀的男子在海邊玩著水，不知怎麼的，那時我直覺想到他是我那淹死在河裡的表哥，不過他死時才五歲，他自顧地玩得開心，我在一旁看著這一切，夢裡夜晚的海風讓人打起哆嗦，儘管現實裡這是夏日的午後，他的眼神瞥向這邊，似乎發現我般，逐漸的靠近，我嚇得想跑，但卻發現腳被釘在沙堆裡，完全無法動彈，表哥延著沙地緩緩地攀上岸，一直到表哥那濕透的手抓住我的腳我才驚醒。

他濃厚的氣息吐在我的臉龐，這張床要容納兩個人有點勉強，更何況他的個子本來就比較粗獷，他的手橫過我的胸膛，腳則勾著我腳，難怪夢裡的我跑不開，他身上透著一股淡淡的香皂香味伴著他的體香，他赤裸的上身讓人很想就這樣一點一點的靠近去，隨著他的呼吸，他身上的肌肉線條也微微隆起，我將身子慢慢地側過身，讓自己完全在他的懷裡，他嘴裡不曉得咕嚕些什麼，手腳將我整個勾住，他像隻過度雄壯的熊貓抱著竹幹般。

我貪戀的聞著他吐出的氣息，將鼻頭更靠近他唇一點，於是一點一點的陷下去。我不知該怎麼開始，就像隻小鳥般的啄著他的唇，他的手腳卻慢慢將我的身體箍緊，他閉著眼濃重的喘息聲以及熱烈回應的唇，讓我不知道他是否仍舊在夢

裡進行著這一切，他的下體已勃勃然頂住我的腹間，就這樣，我沈迷了，像那預言似地海，闖黑無邊唯有螢螢鬼火引誘著。這樣的感情是怎麼一回事，我們都不曉得，只知道就這樣莫名其妙的開始，卻又不知所措的結束，記得激情吻過的第一句話，我對他說：「豬。你很重耶！我要回家了。」

他吃吃地笑著說：「你該多吃點喔！還有，書不要讀太晚...還有...還有...」我將衣服整好，將預計要做的數學習題全收入書包內，只想趕快離開這令人燥熱的環境，離開前只聽見他猶豫地繼續說著：「回到家記得打個電話給我。」

我跑著離開這工作室，外頭的風一下子全湧了過來，含笑花的香氣從遙遠的某處飄送過來，那味道，好甜，我用手指劃過自己的唇想像著他唇間的力道，這樣好嗎？那樣好嗎？跑得越快，是不是就能將這樣的疑問拋得越遠？我大步地跑著，一直到自己喘不過氣來才停在街頭大口地喘著氣，而那花的香氣又追了上來。知了的叫聲劃破整個夏天，預告著他和我的即將別離。

炙熱的夏季的夜裡，老舊收音機裡傳出的雜亂聲音伴隨著微弱的嗡嗡聲，看似體態飽滿的蚊子穩若地停在桌面上靜靜地停駐著，擱置一旁厚重的數學講義一落下壓垮了看似永恆的安寧。夜裡的含笑香氣隱隱地從遠方飄送過來，貪戀的深吸幾口，空氣淒冷，感覺唇間空蕩蕩的，重新翻開聯考過後的數學講義，那時拼死拼活硬記在腦海中的微積分公式，如今再看一次已經沒有什麼意義，那時，和他的高中時光就在曖昧不明之間度過，仍舊在昏暗圖書館中等著消耗過多精力之後而疲憊不堪的他一起回家，所謂的一起回家，不過踏著長長的影子，一步出校門口，一個向左，一個向右，以為這樣的日子還可以好久，短暫的時間不斷建構出無限的回憶。

在他即將離開台灣的二十五天前，在我離開這緊鄰著屏東山區的小鄉鎮的四天前，他工作室裡堆滿陶製品，電窯裡蘊著熱氣，裡頭大概還有一些作品吧。他將作品仔細地排在桌上，一件一件地細看，大多的陶製品是我喜歡的藍色，一種深藍，像海一樣的藍，讓我想接近但卻又退步的藍，剩下的是他喜歡的大紅色，他的工作室旁就有一棵火焰木，每到夏季，那花像火一樣地恣肆綻放著，朝著蔚藍的天燒去，風吹過，火焰似地花將一旁的草全部吞噬，陶土的藍有種安逸，紅有著奔放，像我和他，一個順著家人的意去北部讀醫科，一個不顧所有人的反對執意要出國，再見面會是什麼時候呢？我抓起桌上的一個杯子感覺著，我的手指能順著那圓弧緊密地扣緊著手把，他那麼大的一雙手，怎麼有辦法做出那麼精巧的東西，到現在我仍搞不懂。

「台北冬天很冷的喔！」他拿出底下的保麗龍箱子，將桌上的杯子、碗、盤一個個仔細地疊在一起。

他角落的工作桌上擺的是我做得歪曲扭八的杯子，一半的顏色是我喜歡的藍、一半是他喜歡的紅，底部有我趁著他當時不注意而用筆尖所刻劃下的潦草字跡，而之後又極力抹平的痕跡，那是他一輩子都不會發現的秘密吧。

「很冷也沒比你的國外冷！」我腳踢著椅子，嘴裡嘟囔著。

知了！知了！夏末的蟬叫聲好久沒聽到了，或許是最末的聲嘶力竭了吧。他

走了過來，站在我的面前，用他諾大的手緊握著我，「好好照顧自己。」

我低著頭，風從窗戶縫隙裡不斷將我的髮吹動，揚得高高的頭髮像隻驕傲的獅子，「你也是！」我說。

窗外的蟬叫聲，已全然隱沒在最後的夏季中。他的手將我緊箍著，手的溫度仿若要將人融化似的，我賴在他的懷中靜靜地聽著兩人心臟的律動，「撲通！撲通！」閉上眼，這兩三年來的相處畫面像火車窗外的景色般「唰」的一下就過去了。一直到此時此刻，時間全然定格，如果這一刻就是永遠那該多好，他的手順著我的髮，我哽咽地說著：「再見面不知道會是什麼時候了呢！？」

「那個時候你一定會成爲一個好男人的。」他說。

「是嗎？」我抬起頭問著。

「是啊！」他肯定的說。

「那你呢？」

「大概還是像現在這樣鎮日無所事事吧！」他挑著眉毛笑著說。

「活像個市井無賴。」我用拳頭狠狠地搥向他的胸前。

他的手抓緊我的手，放在他的胸前，「這、樣、你、還、愛、不、愛？！」他一字一字清楚地說著。

我兩眼睜大直盯著他，將嘴角勉強的牽起弧度，笑說著：「神經。」那時的他好勇敢，而我只敢往自己的殼內縮去。

他不追問，只是靜靜地看著我，那種一切都瞭解而又無奈的眼神，包容一切而又勇於坦白的他，我不知怎的放聲伏在他的胸前大哭著，他邊拍著我的背邊說著：「這間工作室你想來時就來吧！」

待在這間工作室裡時常會讓忘記時間會流動的事實，每每一進到這裡已看見他的身影，坐在轆轤旁、站在電窯前、蹲著揉土，以爲可以這樣子到好久好久。

「你都忘記我就要去台北了。」我說。

「回來時有空練練我教你的功夫吧！下次再見面，做一個別那麼歪七扭八的杯子給我吧！」他用眼神瞥向工作桌上的杯子，繼續說著：「等會我載你回去，順便把做好的東西一起帶回去。」

他的胸前被我哭濕了一片，勃勃然的火焰木葉綠意漫進眼內，我低聲說著：「我會成爲一個好男人的。」

「嗯！你會的。」他彷彿催眠般地細聲說著。

末了，他把東西放在車上，我坐在機車後緊箍著他厚實的腰，整個夏季終於要到尾聲，他對我或我對他的感情就像做陶一般，從撿土開始，一開始可能會有疑慮，這樣的土會不會是我所要的，一直到知道彼此要的就是這樣的一塊土，然後開始煉土，不斷將感情揉雜進去再搓揉出有黏性有韌度的土，直到適合做陶以及适合自己作風的土，再不斷地捏塑成形。下次見面時他會成爲怎樣？我會成爲怎樣？誰都不知道，但若是他問我相同的問題，而我那時夠勇敢的話，我想告訴他：「是的，我愛。」

整個夏天終於在機車呼嘯過的鄉間小路上劃上句點。